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回

衛石碛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石厚略得小勝即便退兵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其對州吁之說正與鄭莊機鋒相對可稱敵手

立威鄰國原圖脅制國人今已得勝奏凱國人謠歌兀自不和便令逆臣賊子頓然氣盡可見公道在人非兵威之可脅也石碛教州吁朝王定位自是正理然朝王必先往陳國求通說來委委曲曲遂令聽者不覺入其玄中不露痕跡正是老手深謀非愚忠可比

石碣國老上卿素爲國人信服州吁石厚業已離巢他若倡義動兵拒州吁而迎公子晉豈曰不能但他不肯使人藉口故只假手于陳以誅二逆卽迎立之事亦候陳使已至聽眾人公議而行自己毫不沾手又不費力氣又自避嫌疑正便二十分安穩亦二十分妥貼是大智純臣與他國之易君立君者有天淵之別

陳國太廟立着白牌自是陳國之事石厚看見偏就喫驚可見虛心事原做不得

陳國使命已到石碣却先到朝中會集百官方把書信開看便見得是一樁公事不特不肯任過亦并不肯居功真是純臣用心亦是老臣卓見

奸詐二字雖是兩樣却是相連爲用離不開的奸人無有不詐詐人無有不好者只看鄭莊要退宋兵使公子馮出居長葛便詐說敝邑不忍加誅令其伏罪于彼君自圖之要伐宋報仇便詐與他國通好陳國不聽便使人侵界詐作不知恐伐宋無名便詐作朝王朝王旣不得意伐宋又不能忍便詐稱王命妄自宣言又加彤弓弧矢儼然無忌惟其處處奸故處處詐處處詐正是處處奸也

桓王竟是孩子氣不是天子身分鄭莊無禮力旣不能往討當有包容之意原不過望其悔悟來朝而已今旣來了縱不加禮亦只平常待之便了許多閒言閒語說他則甚此是鄉村中不知事體婦人孩子身分豈有天子而出於此天子而出於此周室所以不振也

鄭莊伐宋之兵王命雖是假的而久不朝貢却自是宋殤不是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故鄭莊得借以假命列國亦因而聽從只看宋殤聞報喫驚便知自己原不該缺禮也

凡人無故用情其中必有所爲如黑肩之於鄭莊是也故鄭莊便心疑祭足便道破黑肩先勸桓王加禮以勸列國雖是一說然未必不心在於此也

鄭莊祭足屢次出兵必先東算西算安放停妥方纔舉事所算俱在彀中所以能每戰必勝可見奸人得利亦是自有一段才智勝人處不是一味瞎很僥倖也

話說石厚纔勝國兵一陣便欲傳令班師諸將皆不解其意齊來稟復州吁曰我兵銳氣方盛正好乘勝進兵如何遽退州吁亦以爲疑召厚問之厚對曰臣有一言請屏左右州吁麾左右使退厚乃曰國兵素強且其君乃王朝卿士也王朝卿士畢竟有體面今爲我所勝足以立威

主公初立國事未定若久在外方恐有內變石厚慮有內變州吁曰微卿言寡人慮不及此少頃魯陳蔡三國俱來賀勝各請班師遂解圍而去計合圍至解圍纔五日耳石厚自矜有功令三軍齊唱凱歌擁衛州吁揚揚歸國但聞野人歌曰

一雄興一雄斃 歌舞變刀兵 何時見太平  
恨無人分訴洛京

州吁曰國人尙不和也奈何石厚曰臣父碯昔位上卿素爲國人所信服現在國君現在上卿都不如已退位老子可知公道在人主公若徵之入朝與其國政位必

定矣州吁命取白璧一雙白粟五百鍾候問石碯卽徵碯入朝議事石碯托言病篤堅辭不受石碯若肯來不但不成石碯碯國人也便不信服他了州吁又問石厚

曰卿父不肯入朝寡人欲就而問計何如石厚曰主公雖往未必相見臣當以君命叩之乃回家見父致新君敬慕之意石碯曰新主相

召欲何為也石厚曰只為人心未和恐君位不定欲求父親決一良策石碻曰諸侯即位以稟命于王朝為正業已自立却因國人不和便恐君位未定可知為也

全要能得民心新主若能觀國得國王錫以敝冕車服奉命為君國人更有

何說石厚曰此言甚當但無故入朝國王必然起疑必先得人通情

于王方可石碻曰今陳侯陳桓公忠順國王朝聘不缺王甚嘉寵之春

國與陳素相親睦近又有借兵之好若新主親往朝陳央陳侯通情

周王然後人觀有何難哉此乃調虎離穴之計石碻亦自度能得陳力故也不然為虎樹翼智者不為

厚即將父碻之言述于州吁州吁大喜當備玉帛禮儀命上大夫石

厚護駕往陳國進發石碻與陳國大夫子鍼素相厚善乃割指憑血

寫鄭之後生論下一書密遣心腹人竟到子鍼處托彼呈達陳桓公書曰

外臣石碻百拜致書陳賢侯殿下衛國褊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

君之禍此雖逆弟州吁所為實臣之逆子厚貪位助桀二逆不誅

亂臣賊子行將接踵于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不是真怕大

不肯自居廢立之名耳負罪先公今二逆聯車入朝上國實出老夫之謀幸

上國拘執正罪以正臣子之綱實天下之幸不獨臣國之幸也

陳桓公見畢問子鍼曰此事如何子鍼對曰衛之惡猶陳之惡子鍼

便正自是石碻一流人今之來陳乃自送死不可縱之桓公曰善遂

定下擒州吁之計却說州吁同石厚到陳尚未知石碻之謀一君一

臣昂然而入陳侯使公子佗出郭迎接留于客館安置遂致陳侯之

命請來日太廟中相見古者朝禮兩君相見必于太廟若為祖宗而來不敢自當也州吁見陳侯

禮意殷勤不勝之喜次日設庭燎于太廟陳桓公立于主位左擯右

相擺列得甚是整齊石厚先到見太廟門首立着白牌一面上寫為

臣不忠為子不孝者不許入廟自是常典大禮却偏偏石厚大驚問

大夫子鍼曰立此牌者何意子鍼曰此吾先君之訓吾君不敢忘也

石厚遂不疑須臾州吁駕到石厚導引下車立于賓位賓相啓請入廟州吁佩玉秉圭方欲鞠躬行禮只見子鍼立于陳侯之側大聲唱曰周天子有命 求意本是要求通禱朝周才開口先聽得一句 只望

弒君賊州吁石厚一人餘人俱免說聲未畢先將州吁擒下石厚急拔佩劍一時着忙不能出鞘只用手格鬪打倒二人廟中左右壁廂俱伏有甲士一齊攏來將石厚鄉縛從車兵眾尙然在廟外觀望子

鍼將石碯聚書宣揚一遍陳人仍宣石碯來書可見向是公道 眾人方知吁厚被擒皆石碯主謀假手于陳天理當然遂紛然而散史官有詩嘆曰

州吁昔日餞桓公 今日陳朝受禍同

屈指爲君能幾日 好將天理質蒼穹

陳侯卽欲將吁厚行戮正罪羣臣皆曰石厚乃石碯親子未知碯意如何陳人必作此語自是人情之常蓋大義滅親四字原不是容易說也 不若請衛自來議罪庶無後

言陳侯曰諸卿之言是也乃將君臣二人分作兩處監禁州吁囚于

濮邑石厚囚于本國使其音信隔絕遣人星夜馳報衛國竟投石碯却說石碯自告老之後未曾出戶見陳侯有使命至卽命與人駕車

伺侯一面請諸大夫朝中相見眾各駭然石碯親到朝中會集百官方將陳侯書信啓看知州吁已拘執在陳專等衛大夫到公同議罪

百官齊聲曰此社稷大計全憑國老主張石碯曰二逆罪俱不赦明正典刑以謝先靈誰肯往任其事右宰醜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醜

雖不才竊有公憤逆吁之戮醜當蒞之右宰專任往殺州吁亦是明留石厚 諸大夫皆曰右宰足辦此事矣但首惡州吁既已正法石厚從逆可從輕議

亦如此說可見石碯大怒曰州吁之惡皆逆子所釀成諸君請從輕大義滅親之難積牛子也愛之 一行手誅此賊不然無面

典得無疑我有惡績之私乎老夫當親自以手誅 此賊不然無面目見先人之廟也州吁雖是逆賊然既爲君殺之恐有弒君之嫌故雖假手鄰國若石厚同逆便不避不慈之嫌直

欲自往殺之純臣家臣獯羊肩曰國老不必發怒某當代往石碯乃  
義理上都分右宰官使右宰醜右宰官往濮蒞殺州吁獯羊肩往陳蒞殺石厚一面整備  
法駕迎公子晉于邢左邱明修傳至此稱借為大義而滅親真純  
臣也史臣詩曰

公義私情不兩全 甘心殺子報君冤

世人溺愛偏多味 安得芳名壽萬年

隴西居士又有詩言石碯不先殺石厚正為今日并殺州吁之地詩

曰

明知造進有根株 何不先將逆子除

自是老臣懷遠慮 故留子厚誤州吁

再說右宰醜同獯羊肩同造陳都先謁見陳公謝其除亂之恩然

後分頭幹事右宰醜至濮將州吁押赴市曹吁見醜大呼曰汝吾

臣也何敢犯吾右宰醜曰先有臣弑君者吾效之耳還儘有可說

却總不如此州吁俛首受刑獯羊肩往陳都蒞殺石厚石厚曰死吾

句說來入妙分內願上囚車一見父親之面然後就死獯羊肩曰昔奉汝父之命

來誅逆子汝如念父當攜汝頭相見也又是一句遂拔劍斬之公子

晉自刑歸歸以誅吁告于武宮衛武公重為桓公發喪即侯位是為

宣公尊石碯為國老世世為卿從此陳衛益相親陸却說鄭莊公見

五國兵解正欲遣人打探長葛消息忽報公子馮自長葛逃回在朝

門外候見莊公召而問之公子馮訴言長葛已被兵打破占據了

城池打破長葛猶可說是為公子馮之故占據城逃命到此乞求覆

護言罷痛哭不已莊公撫慰一番仍令馮住居館舍厚其廩餼不一

日聞州吁被醜殺于濮已立新君莊公乃曰周吁之事與新君無

干主兵代斃者宋也寡人當先伐之乃大集羣臣問以伐宋之策祭

足進曰前者五國連兵伐鄭今我若伐宋四國必懼合兵救宋非勝

算也自巳未動先算別人正是用兵秘訣為今之計先使人請成于陳冉以

利結魯若魯陳結好則宋勢孤矣莊公從之遂遣使如陳請成陳侯

不許公子佗字五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善鄰可說親仁不可說

處親仁二字鄭來講好不可違之陳侯曰鄭伯狡詐不測豈可輕信

不然宋衛皆大國不聞講和何乃先及我國此乃離間之計也亦疑

况我會從宋伐鄭今與鄭成宋國必怒得鄭失宋有何利焉說利害

但非鄭莊遂却鄭使不見莊公見陳不許成怒曰陳所恃者宋魯耳

衛亂初定自顧不暇豈能為人俟我結好魯國當合齊魯之眾先報

宋仇次及于陳此破竹之勢也祭足奏曰不然鄭強陳弱請成自我

必疑離間之計所以不從凡事到他跟前開口便能猜若命邊人

乘其不備侵入其境必當大獲因使舌辨之士遠其俘獲以明不欺

彼必聽從主意却平國之後徐議伐宋為當莊公曰善乃使兩鄙宰

率徒兵五千假裝畝獵潛入陳界大掠男女輜重約百餘車陳疆吏

守疆申報桓公桓公大驚正集羣臣商議忽報有鄭使穎考叔在朝

門外齊本國書求見納還俘獲陳桓公問公子佗曰鄭使此來如何

公子佗曰通使美意不可再却桓公乃召穎考叔進見考叔再拜將

國書呈上桓公啓而觀之略曰

寤生再拜奉書陳賢侯殿下君方膺主寵寡人亦忝為王臣理宜

相好共效屏藩近者請成不獲邊吏遂妄疑君二國有隙擅行侵

掠寡人聞之卧不安枕今將所俘人口輜重盡數納還遣下臣穎

考叔謝罪寡人願與君結兄弟之好惟君許焉

陳侯看畢方知鄭之修好出于至誠遂優禮穎考叔遣公子佗報聘

自是陳鄭和好鄭莊公謂祭足曰陳已平矣伐宋奈何祭足奏曰宋



爵尊國大王朝且待以賓禮不可輕伐主公向欲朝覲只因齊侯約會石門又遇州吁兵至擔擱至今今日宜先入周朝見周王然後假

稱王命號召齊魯合兵加兵出有名往無不勝矣鄭莊公大喜曰

卿之謀事可謂萬全時周桓王即位已三年矣莊公命世子忽監國

自與祭足如周朝見周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正之期周正建子故以十一

月朔賀王周公黑肩勸王加禮于鄭以勸列國桓王素不喜鄭又想起侵

奪麥禾之事怒氣勃勃怒原是怪不得只是既已無奈他何便索性不必說他更了謂莊公曰卿

國今歲收成何如莊公對曰托賴吾王如天之福水旱不侵恒王曰

幸而有年溫之麥成周之禾朕可留以自食矣說得又沒有勸兩說他則甚莊公

見桓王言語相侵閉口無言當下辭退桓王也不設宴也不贈賄侯

來朝王必宴勞之符使人以黍米十車遺之曰聊以為備荒之資莊公甚悔此來謂祭足曰大夫勸寡人入朝今周王如此怠慢口出怨

言以黍米見訕寡人欲却而不受當用何辭祭足對曰諸侯所以重

者以世為卿士在王左右也王者所賜不論厚薄總曰天寵主公

若辭而不受分明與國為隙既失國何以取重于諸侯乎既知如此當日

取麥取禾正議論間忽報周公黑肩相訪私以綵繪二車為贈言語

之際備極欵曲良久辭去莊公謂祭足曰周公此來何意祭足對曰

周王有二子長曰泚次曰克周王寵愛次子屬周公使輔翼之將來

必有奪嫡之謀故周公今日先結好我國以為外援主公受其綵繪

止有用處莊公曰何用祭足曰周之朝王鄰國莫不知之今將周公

所贈綵帛分布于十車之上外用錦袱覆蓋出都之日宣言王賜再

加彤弓矢假說益命也公久缺朝貢主公親承王命率兵討之以此號

召列國責以從兵有不應者即係抗命重大其事諸侯必然信從

雖大國其能當奉命之師乎莊公拍祭足肩曰卿真智士也寡人一

雖大國其能當奉命之師乎莊公拍祭足肩曰卿真智士也寡人一

一聽卿而行隴西居士咏史詩曰

絲繒不黍不相當 無命如何假托王

畢竟虛名能動眾 睢陽行作戰爭場

莊公出了圍境一路宣揚王命輿載之下公然假傳聖旨全無顧忌藐視王朝於此極矣聲播

公不臣之罪聞者無不以爲真這話直傳至宋國宋殤公心中驚懼

遺使密告於齊宣公宣公乃糾合齊禧公欲與宋鄭兩國講和約定

月日在瓦屋周之地相會歃血訂盟各釋舊憾宋殤公使人以重幣

遺齊約先期在大丘今開封府永城縣一面商議鄭事然後並駕至於瓦屋

齊禧公亦如期而至惟鄭莊公不到齊侯曰鄭伯不來和議敗矣便

欲駕車回國宋公強留與盟齊侯外雖應承中懷觀望之意如此之盟要他

其作惟宋齊交情已久深相結納而散是時周桓王欲罷鄭伯之政以

號公忌交代之周公黑肩力諫乃用忌公爲右卿士任以國政鄭伯

爲左卿士虛名而已莊公聞之笑曰料周王不能奪吾爵也此是老奸胎中

羞憤強自解說之語又與別處之欺貌聲口不同後聞宋合黨謀於祭足祭足對曰宋

原非深交皆因齊侯居間糾合雖然同盟實非本心又被他說着了主公今

以王命竝布于齊齊即托齊侯糾合齊侯協力討宋齊與齊連壤世

爲婚姻齊侯同事齊必不違算得齊鄭鄭姓伯爵國在濮州雷澤北二十里齊姜姓

伯益之後今開封府許州諸國亦當傳檄召之方見公討有不赴者移師伐之莊

公依計遣使至齊許以用兵之日侵奪宋地盡歸齊國公子翬乃貪

橫之徒欣然諾之奏過齊君轉約齊侯與鄭在中丘齊地名取齊齊侯

使其弟夷仲年名年字夷仲爲將出車三百乘齊侯使公子翬爲將出車

二百乘前來助鄭鄭莊公親統著公子呂高渠彌賴考叔公孫闕等

一班將士自爲中軍建大纛一面名曰螫弧上書奉天討罪四大字

以輅車載之將彤弓弧矢懸於車上號爲卿士討罪夫不朝貢之罪不知比強劫麥

未者輕夷仲年將左軍公子翬將右軍揚威耀武殺奔宋國公子翬  
 重何如夷仲年將左軍公子翬將右軍揚威耀武殺奔宋國公子翬  
 先到老挑地宋地方守將引兵出迎被公子翬奮勇當先只一陣殺得  
 兵棄甲曳兵逃命不迭被俘者二百五十餘人公子翬將捷書飛  
 報伯就迎至老挑下寨相見之際獻上俘獲莊公大喜稱贊不絕  
 口命幕府填上第一功殺牛饗士安歇二日然後分兵進取命頹考  
 叔同公子翬領兵攻打郟城公子翬接應命公孫闕同夷仲年領兵  
 攻打防城郟防皆在宋州府昌邑縣宋邑名高渠彌接應將老營安扎老挑專聽報捷却說  
 殤公聞三國兵已入境驚得面如土色急召司馬孔父嘉問計當日不聽  
 忠言此時却原孔父嘉奏曰臣曾遣人到王城打聽並無伐宋之命  
 來也駭怕了孔父嘉奏曰臣曾遣人到王城打聽並無伐宋之命  
 托言奉命非真命也齊魯特墮其術中耳然三國既合其勢誠不  
 可爭鋒為今之計惟有一策可令鄭不戰而退殤公曰鄭已得利肯  
 遠退乎孔父嘉曰假托王命遍召列國今相從者惟齊魯兩國耳

東門之役

前州吁伐鄭其東門

齊魯同事魯貪賂與鄭平皆入

黨所不致者

也君親將在此車徒必盛其國空虛主公誠以

重賂

雖在厚間亦必少不得重賂重賂人情如此可嘆

遣使告急于使糾合國輕兵襲

君聞已國受兵必返旆自救師既退魯能獨留乎殤公曰卿

策雖善然非卿親往兵未必即動孔父嘉曰臣當引一枝兵為

鄉道殤公即簡車徒二百乘命孔父嘉為將攜帶黃金白璧綵緞等

物星夜來到國求

君出師襲魯且公受了禮物

要緊之物如不受只公

嫌輕足矣一笑

遣右宰醜率兵同孔父嘉從間道出其不意直逼榮陽世子

忽同祭足急忙傳令守城已被之兵在郭外大掠一番擄去人

畜輜重無算右宰醜便欲攻城孔父嘉曰凡襲人之兵不過乘其無

備得利即止若頓師堅城之下還兵來救我腹背受敵是坐困

耳不若借徑於戴

國名今開封府考城縣

全軍而返度我兵去之時君亦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當去宋矣算得明得穩來得不差右宰醜從其言使人假道於戴

戴人疑其來襲已國閉上城門授兵登陴城及孔父嘉大怒離戴城

十里同右宰醜分作前後兩案準備攻城戴人固守屢次出城交戰

互有斬獲孔父嘉遣使往國乞兵相助不在話下此時賴考叔等

已打破郟城公子闕等亦打破防城各遣人於國老營報捷恰好

世子忽告急文書到來不知國如何處置再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鄭莊不取郟防立許叔以為許後是老奸奸得可愛處蓋兩次

出兵都是假稱王命既曰討罪不應取其土地一也自為兵主

取地為貪易于使人看破二也不居報怨之名三也悉以與人

不失借兵之約四也嫁禍于人使宋歸怨五也有此一番後面

再有用兵之時易于得人之力六也其為許立後更有深心若

子孫英武有為則我已立監據守不怕許人變端若才具庸常

則自己故業猶未知能守與否况所奪于他人者乎能保許叔

之無他變耶今留此一線人情落得名聲好聽又使許人感激

又使鄰國不疑老奸愈老愈猾算計愈加周密無遺恨便令人

恨煞愛亦令人愛煞也

戴國被吞自是國無賢士然人之不能自立而臨急借力于人

者往往被人暗算反喫大虧戴事可為殷鑒也

得專征伐威令必行固是方伯事然表率羣侯恪修職貢股肱

王室鎮奠封疆乃其本職其或至于用兵者不得已耳然征討

不庭亦只責其仍修職貢而已今鄭莊本無方伯之命又數與

王室為仇假傳王命私怨與兵滅國奪地擅與擅取于天家無毫髮之益而負罪有邱山之重乃不知自愧反誇詡矜考叔折之是也然不向根本處立論只說他威令不行是從枝葉處添枝葉了考叔雖賢不識大體是質美而學問不足者

凡能諂我者必能諂人此定理也亦人情也乃至能殺人以媚我者必能殺我以媚人何也彼非有義理之見出于中而惟利害之是視也既利害是視而何義理之有觀于魯隱與公子翬之事而聽言者其可以鑒矣

隱公本欲讓國而反以召禍子軌遲早得國而竟被惡名皆貪之一念為之也不議其貪而且毒與之共國而不疑包容其讒諂惡言而不與眾共棄之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魯隱之謂矣

話說莊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書即時傳令班師夷仲年公子翬

等親到老營來見伯曰小將等乘勝正欲進取忽聞班師之令何

也莊公奸雄多智隱下宋魯襲鄭之事只云寡人奉命討宋今仰仗

上國兵威割取二邑已足當削地之刑矣賓主上爵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故云

王室素所尊禮寡人敢來多求說得其寔好聽所取郕防二邑魯各得其

一寡人毫不敢私夷仲年曰上國以王命徵師敝邑奔走恐後少効

微勞禮所當然決不敢受邑謙讓再三莊公曰既公子不肯受地二

邑俱奉魯侯以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勞公子翬更不推辭拱手稱謝

另差別將領兵分守郕防二邑不在話下莊公大犒三軍臨別與夷

仲年公子翬刑牲而盟三國同患相恤後有軍事各出兵車為助所

讓邑而不取如背此言神明不宥單說夷仲年歸國見魯僖公備達

取防之事僖公曰石門之盟有事相借今雖取邑理當歸鄭夷仲年

曰鄭伯不受并歸魯侯矣僖公以鄭伯為至公稱嘆不已據形跡而不察其心

此等入正再說鄭伯班師行至中途又接得本國文書一道內稱宋

衛已移兵向戴矣莊公笑曰吾固知二國無能為也然孔父不知兵

烏有自救而復遷怒者說得有理老奸真是知兵遷怒言本怒鄭而復生事于戴吾當以計取之

乃傳令四將分為四隊各各授計銜枚卧鼓並望戴國進發再說宋

衛合兵攻戴又請得蔡國領兵助戰滿望一鼓成功忽報鄭國遣上

將公子呂領兵救戴離城五十里下寨右宰醜曰此乃石厚手中敗

將全不耐戰何足懼哉少頃又報戴君知鄭兵來救開門接入去了

孔父嘉曰此城唾手可得小意鄭兵相助又費時日奈何右宰醜曰

戴既有帮手必然合兵索戰你我同升壁壘察城中之動靜好做準

備二將方在壁壘之上指手畫腳忽聽連珠炮響城上遍插鄭國的

旗號公子呂全裝披掛倚着城樓外極高聲叫曰多賴三位將軍氣

力寡君已得城多多致謝原來鄭莊公設計假稱公子呂領兵救

戴其實莊公親在戎車之中只要哄進城就將戴君逐出并了戴

國之軍城中連日戰守困倦素聞鄭伯威名誰敢抵敵幾百世相傳

之城池不勞餘力歸于鄭國自是戴國無人非盡鄭莊善算者戴君引了宮眷投奔

西秦去了孔父嘉見鄭伯白占了戴城忿氣填胸將兜鍪擲地曰吾

今日與鄭誓不兩立替仇人做活不得不氣然只是錯在先了雖氣無益右宰醜曰此老奸

公最善用兵必有後繼倘內外夾攻吾輩危矣孔父嘉曰右宰之言

何大怯也正說間忽報城中着人下戰書孔父嘉即批來曰決戰一

面約會蔡二國要將三路軍馬齊退後二十里以防沖突孔父嘉

居中左右營離隔不過三里立寨甫畢喘息未定忽聞寨後一

聲炮響火光接天車聲震耳謀者曰探報鄭兵到了孔父嘉大怒手

提方天畫戟登車迎敵只見車聲頓息火光俱滅了纔欲回營左邊

炮聲又響火光不絕孔父嘉出營觀看左邊火光又滅又邊炮響連聲一片火光隱隱在樹林之外孔父嘉曰此老奸疑軍之計傳令亂動者斬少頃左邊火光又起喊聲振地忽報左營蔡軍被劫孔父嘉曰吾當親往救之既已曉得何又輕纔出營門只見右邊火光復熾正不知何處軍到孔父嘉喏教御人只顧推車向左御人着忙反推向右去遇着一隊兵車互相擊刺約莫更餘方知是衛國之兵彼此說明合兵一處同到中營那中營已被高渠彌據了急回轅時右有賴考叔左有公孫闕兩路兵到公孫闕接住右宰醜賴考叔接住孔父嘉做兩隊廝殺東方漸曉孔父嘉無心戀戰奪路而走遇着高渠彌又殺一陣孔父嘉棄了乘車跟着者止存二十餘人徒步奔脫右宰醜陣亡三國車徒悉為鄭所俘獲所據鄭國郊外人畜輜重仍舊為鄭所有此莊公之妙計也史官有詩云

主客雌雄尚未分

莊公智計妙如神

分明螭蚌相持勢

得利還歸結網人

莊公得了國城又兼了三國之師大軍奏凱滿載而歸莊公大排筵宴款待從行諸將諸將輸番獻卮上壽莊公面有德色舉酒灑地曰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諸卿之力戰則必勝威加上公於古之方伯何如羣臣皆稱千歲惟賴考叔嘿然莊公睜目視之考叔奏曰君失言矣夫方伯者受王命為一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令無不行呼無不應今主公托言王命聲罪于周天子實不與聞此是正論却未盡言况傳檄徵兵蔡衛反助宋侵鄭鄭討小國公然不至方伯之威固如是乎此論與上文全不相蒙分明兩截考叔可笑莊公笑曰卿言是也蔡衛全軍覆沒已足小懲今欲問罪鄭許二國孰先賴考叔曰鄭鄰于齊許鄰于鄭至公既欲加以違命之名宜正告其罪遣一將助齊伐鄭請齊兵同來伐許

得邾則歸之齊得許則歸之鄭庶不失兩國共事之誼俟事畢獻捷于周亦可遮節四方之耳目莊公曰善但當次第行之乃先遣使將問罪邾許之情告于齊侯齊侯欣然聽允遣夷仲年將兵伐邾鄭遣大將公子呂率兵助之直入其都邾人大懼請成于齊齊侯受之就遣使跟隨公子呂到鄭叩問伐許之期莊公約齊侯在時來鄭地地方面會轉央齊侯去訂齊侯同事時周桓王八年之春也公子呂途中得病歸國未幾而死莊公哭之慟曰子封字不祿吾失右臂矣乃厚卹其家祿其弟公子元為大夫時正卿位缺莊公欲用高渠彌世子忽密諫曰渠彌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莊公點首乃改用祭足為上卿以代公子呂之位世子知高渠彌而不知祭足何也高渠彌為亞卿不在話下且說是夏齊魯二侯皆至時來與鄭伯而訂師期以秋七月朔在許地取齊二侯領命而別鄭莊公回國大閱車馬擇日祭告于太宮

鄭祖廟聚集諸將于教場重製螭弧大旗建于大車之上用鉄縮之這

大旗以錦為之錦方一丈二尺綴金鈴二十四個旗上繡奉天討罪四大字旗竿長三丈三尺莊公傳令有能手執大旗步履如常者拜為先鋒即以輅車賜之言未畢班中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銀盔身穿紫袍金甲生得黑面虬鬚龍眉大眼眾視之乃大夫瑕叔盈也瑕也上前奏曰臣能執之雙手拔起旗竿緊緊握定上前三步退後三步仍豎立車中略不氣喘軍士無不喝采瑕叔盈大叫御人何在為我駕車方欲謝恩班中又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雉冠綠錦抹額身穿緋袍非色也甲口稱執旗展步未為希罕臣能舞之眾人上前觀看乃大夫穎考叔也御者見考叔口出大言便不敢上前且立住脚觀看只見考叔左手撩衣將右手打開鉄縮從背後倒拔那旗湧身一跳那旗竿早拔起到手忙將左手搭住順勢打個轉身將右手托起左旋右轉如



長鎗一般舞得呼呼的響那面旗捲而復舒舒而復捲觀者盡皆駭然莊公大喜曰真虎臣也當受此車爲先鋒言猶未畢班中又走出一員少年將軍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頭帶束髮紫金冠身穿織金綠袍指着考叔大喝道你能舞旗偏我不會舞這車且留下大踏步上前考叔見他來勢兇猛一手抱着旗竿一手挾着車轅飛也似跑去

了那少年將軍不捨在兵器架上綽起一柄方天畫戟隨後趕出教場將至大路莊公使大夫公孫獲傳語解勸那將軍見考叔已去遠恨恨而返曰此人貌我姬姓無人吾必殺之那少年將軍是誰乃是公族大夫名喚公孫闕字子都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爲鄭莊公所寵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正是此人平日恃寵驕橫兼有勇力與考叔素不相睦當下回轉教場兀目怒氣勃勃莊公誇獎其勇曰二虎不得相鬪寡人自有區處另以車馬賜公孫闕并賜瑕

叔盈兩個各各謝恩而散髯翁有詩云

軍法從來貴止齊 挾轅拔戟敢胡爲

鄭庭雖是多驍勇 無禮之人命必危

至七月朔日莊公留祭足同世子忽守國自統大兵望城進發

魯二侯已先在近城二十里下寨等候三君相見敘禮讓齊侯居中

魯侯居右鄭伯居左是日莊公大排筵席以當接風齊侯袖中出檄

書一紙書中數語男不共職貢之罪今奉王命來討魯鄭二君俱看

過一齊拱手曰必如此師出方爲有名約定來日庚辰協力攻城先

遣人將討檄射進城去次早三營各各放炮起兵那許本男爵小小

國都城不高池不深被三國兵車密密札札圍得水洩不漏城內好

生驚怕只因許莊公是個有道之君素得民心願爲固守所以急切

未下謀其亡宜矣齊魯二君原非主謀不甚用力到底是鄭將出力

人人奮勇個個誇強就中頗考叔因公孫闕奪車一事越要施逞手此時施逞段愈知相忌到不如爭車之勝段到第三日壬午考叔在轅車上將整弧大旗挾于脅下湧身一跳

早登許城公孫闕眼明手快見考叔先已登城忌其有功在人叢中

認定考叔颯的發一冷箭也是考叔合當命盡正中後心從城上連

旗倒跌下來取叔盈只道考叔為守城軍士所傷一股憤氣太陽中

迸出火星就地取過大旗一勇而上遶城一轉大呼鄭君已登城矣

眾軍上望見繡旗飄颻認鄭伯真個登城勇氣百倍一齊上城砍開

城門放齊魯之兵入來隨後三君並入許莊公易服雜于軍民中逃

奔衛國去了齊侯出榜安民將許國土地讓與魯侯魯隱公堅辭不

受齊偃公曰本謀出鄭既魯侯不受宜歸鄭國鄭莊公滿念貪許因

見齊魯二君交讓只索佯推假遜正在議論之際傳報有許大夫白

里引着一個小兒來見三君同聲喚入百里哭倒在地叩首乞哀願

延大岳一線之祀許乃太岳之裔齊侯問小兒何人百里曰吾君無子此君

之弟名新臣齊魯二侯各悽然有憐憫之意鄭莊公見景生情將計

就計就轉口曰寡人本迫于王命從君討罪若利其土地非義舉也

今許君雖竄其世祀不可滅絕既其弟兒在且有許大夫可托有君

有臣當以許歸之百里曰臣止為君亡國破求保全六尺之孤耳土

地已屬君掌握豈敢復望鄭莊公曰吾之復許乃真心也恐叔年幼

不任國事寡人當遣人相助乃分許為二其東偏使百里奉新臣以

居之其西偏使鄭大夫公孫獲居之名為助許實是堅守一般齊魯

二侯不知是計以為安置妥當稱善不已百里同許叔拜謝了三君

三君亦各自歸國髯翁有詩單道鄭莊公之詐詩曰

殘忍全無骨肉恩 區區許國有何親

二偏分處如監守 卻把虛名哄外人

許莊公老死于衛許叔在東偏受鄭制縛直待鄭莊公薨後公子忽突相爭數年突入而復出忽出而復入那時鄭國擾亂公孫獲病死許叔方才與百里用計乘機潛入許都復整宗廟此是後話再說鄭莊公歸國厚賞瑕叔及患念頰考叔不置深恨射考叔之人而不得其名乃使從征之眾每百人為率出猪一頭二十五人為行出犬雞各一隻召巫史為文以咒詛之公孫闕暗暗匿笑如此咒詛三日將畢鄭莊公親率諸大夫往觀纔焚祝文只見一人蓬首垢面逕造鄭伯面前跪哭而言曰臣考叔先登城何負于國被奸臣子子都爭車之仇冷箭射死臣已得請于上帝許償臣命蒙主君垂念九泉懷德言訖以手自探其喉喉中噴血如注登時氣絕莊公認得此人是公孫闕急使人救之已呼喚不醒原來公孫闕被頰考叔附魂索命自訴于鄭伯之前就附本身報仇到此方知射考叔者即闕也莊公嗟嘆不已感考叔之靈命於頰谷立廟祀之今河南府登封縣即頰谷故地有頰大夫廟又名純孝廟消川亦有之陪西居士有詩譏莊公云

爭車方罷復傷身

亂國全然不忌君

若使羣臣知畏法

何須雞犬黷神明

黷讀墨也垢也濁也惡也家也

莊公又分遣二使將禮幣往齊魯兩國稱謝齊國無話單說所遣

國使臣回來繳上禮幣原書不啓莊公問其緣故使者奏曰臣方入

魯境聞知魯侯被公子翬所弑已立新君國書不合不敢輕投莊公

曰魯侯謙讓寬柔乃賢君也何以見弑使者曰其故臣備聞之魯先

君惠公元妃早薨寵妾仲子立為繼室生子名軌欲立為嗣魯侯乃

他妾之子也惠公薨羣臣以魯侯年長奉之為君魯侯承父之志每

言國乃軌之國也因其年幼寡人暫時居攝耳子翬求為太宰之官

魯侯曰侯軌居君位汝自求之公子翬反疑魯侯有忌軌之心密奏魯侯曰臣聞利器入手不可假人主公已嗣爵為君國人悅服千歲

而後便當傳之子孫何得以居攝為名起人非望今軌年長恐將來不利于主臣請殺之為主公除此隱憂何如魯侯掩耳曰汝非癡狂

安得出此亂言既知亂言便當明正其罪吾已使人於菟裘地名即今泰安州築下宮室為養老計不日當傳位于軌矣翬默然而退自悔失言誠恐魯侯將

此一段話告軌軌即位必當治罪翬夜往見軌反說主公見汝年齒漸長恐來爭位今日召我入宮密囑行害于汝說得在人情物理之

軌懼而問計翬曰他無仁我無義公子必欲免禍非行大事不可也君軌曰彼為君已十一年矣臣民信服若大事不成反受其殃翬曰

吾已為公子定計矣主公未立之先曾與鄭君戰狐壤鄭地被鄭所獲囚于鄭大夫尹氏之家尹氏素奉祀一神名曰鍾巫主公暗地祈

禱謀逃歸于魯國卜卦得吉乃將實情告于尹氏那時尹氏正不得志于鄭乃與主公共逃至魯遂立鍾巫之廟于城外每歲冬月必親

自往祭今其時矣祭則必館于音委大夫之家吾預使勇士充作徒役雜居左右主公不疑俟其睡熟刺之一夫之力耳軌曰此計雖善然

惡名何以自解翬曰吾預囑勇士潛逃歸罪于為大夫有何不可子軌下拜曰大事若成當以太宰相屈子翬如計而行果弒魯侯今軌

已嗣為君翬為太宰討為氏以解罪國人無不知之但畏翬權勢不敢言耳莊公乃問於羣臣曰討魯與和魯二者孰利祭仲曰魯鄭世

好不如和之臣料魯國不日有使命至矣言未畢魯使已及館驛莊公使人先叩其來意言新君即位特來修先君之好且約兩國君面

會訂盟莊公厚禮其使約定夏四月中於越地相見歃血立誓永好音變也無渝自是魯鄭信使不絕時周桓王之九年也聶翁讀史至此論公

無渝自是魯鄭信使不絕時周桓王之九年也聶翁讀史至此論公

子暈兵權在手伐鄭伐宋專行無忌逆端已見及請殺弟執隱公亦謂其亂言矣若暴明其罪肆諸市朝弟執亦必感德乃告以讓位激成弑逆之惡豈非優柔不斷自取其禍此論確切不有詩嘆云

跋扈將軍素橫行

履霜全不戒堅冰

菟裘空築人難老

寫氏誰為抱不平

又有詩譏鍾巫之祭無咎詩曰

瓜壤逃歸廟額題

年年設祭報神私

鍾巫靈感能相助

應起天雷擊子輦

却說宋穆公之手馮自周平王末年奔鄭至今尚在鄭國忽一日傳言有宋使至鄭迎公子馮回國欲立為君莊公曰莫非宋君臣哄馮回去欲行殺害祭仲曰且待接見使臣自有國書不知書中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敗戎兵鄭忽辭婚

宋殤不忌公子馮不至與鄭構難不與鄭構難不必連年用兵不連年用兵不至殘眾怨而伐戴之役隻輪不返又恰是喪敗于鄭華督乃因而得以激變軍心攻殺司馬遂亦并至于弑君本以忌馮而適以成之本欲除患而適以自賊天道可畏如此

兵者國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司馬主兵之官恤愛兵力最是緊要緊宋殤虐用其民孔父嘉不行諫阻以致連歲死亡深悖上帝好生之德卒之兵民歸怨君臣同時并遭慘禍宜矣從來窮兵黷武之人未有不遭慘禍者即或不於其身亦必于

其子孫斷無一人得以僥倖免却天道不爽長國家者可不念哉

婦女深居閨閣不見男子固所以避嫌而厚男女之別亦寓有遠禍之微意焉美豔如魏氏孔嘉不自檢束乃使之隨外家省墓郊外露妍致華督得以看見堅其謀殺之心不特家政不肅亦于遠禍之道有乖幸而自盡車中差吐丈夫之氣

鄭莊急齊之急果是理之當然然而畢竟是奸雄聲口益恤憐救災君子之事而開口便先將報施說來便仍是奸雄身分心本奸人之心而所行却是君子之事此其所以為奸雄也

鄭忽之論戎情可謂明透之甚然四語中又只是兩語蓋只是輕卽不整貪卽無親耳惟其輕而貪故勝不相讓不整無親故敗不相救是下二語又從上二語生出相遞而下者也簡練明

快無過於此

優柔不斷四字最是壞事古今多少好人多少好事都被這四個字弄壞了高渠彌不特看透鄭忽行藏故把他不放在心上亦是看透情理之言莫輕易了

話說宋殤公與夷殤公自卽位以來屢屢用兵單說伐鄭已是三次

了只為公子馮在鄭故忌而伐之太宰華督素與公子馮有交見殤

公用兵於鄆口中雖不敢諫阻心上奸生不樂不論義理之是非只從有交上起見便是

小人私心孔父嘉是主兵之官華督如何不怪他每思尋端殺害只為他

是殤公重用之人掌握兵權不敢動手自伐國一出全軍覆沒孔父

嘉隻身逃歸國人頗有怨言盡說國君不恤百姓輕師好戰害得國

中妻寡子孤戶口耗滅華督又使心腹人于里巷布散流言說屢次

用兵皆出孔司馬主意兵民原以怨君只輕輕一語便移在司馬身上奸人可畏國人信以為然

皆怨司馬華督止中其懷又聞說孔父嘉繼室魏氏美豔非常世無其比只恨不能一見忽一日魏氏歸寧隨外家出郊省墓時值春月

柳色如煙花光似錦正士女踏青之候魏氏不合揭起車幃音顯南

偷覷外邊光景禮法蕩然令人可恨華督正在郊外遊玩驀然相遇詢知是

孔司馬家眷大驚曰世間有此尤物名不虛傳矣日夜思想魂魄俱

銷若後房得此一位美人足勾下半世受用除是殺其夫才可以奪

其妻絲此害嘉之謀益決時國桓王十年春蒐之期簡兵孔父嘉簡

闕車馬號令頗嚴華督又使心腹人在軍中揚言司馬又將起兵伐

鄭昨日與太宰會議已定所以今日治兵軍士人人恐懼三三兩兩

俱往太宰門上訴苦求其進言于君休動干戈華督故意將門閉緊

但遣閹人於門隙中以好言撫慰軍士求見愈切人越聚得多了多

有帶器械者看看天晚不得見太宰吶喊起來自古道聚人易散人

難華督知軍心已變衷甲穿甲佩劍而出傳命開門教軍士立定不

許喧嘩自己當門而立先將一般假慈悲的話穩住眾心凡奸人借

先有一番假慈悲悲正是害人秘訣也然後說孔司馬主張用兵殃民毒眾主君偏于

信任不從吾諫三日之內又要大舉伐鄭宋國百姓何罪受此勞苦

激得眾軍士咬牙切齒聲聲叫殺華督假意解勸假意解勸正你們

不可造次若司馬聞知奏知主公性命難保解勸之語却是眾軍

士紛紛都道我們父子親戚連歲爭戰死亡過半今又大舉出征那

鄭國將勇兵強如何敵得他過左右是死不如殺却此賊與民除害

死而無怨華督又曰投鼠者當忌其器司馬雖惡實主公寵幸之臣

此事決不可行再重一句眾軍士曰若得太宰做主便是那無道

昏君吾等也不怕他必有此句他一頭說一頭扯住華督袍袖不放

齊曰願隨太宰殺害民賊當下眾軍士幫助與人駕起車來華督被

眾軍士簇擁登車車中自有心腹緊隨一路呼哨直至孔司馬私宅  
 將宅子團團圍住華督分付且不要聲張待我叩門於中取事其時  
 黃昏將盡孔父在內室飲酒聞外面叩門聲急使人傳問說是華太  
 宰親自到門有機密事相商孔父嘉忙整衣冠出堂迎接纔啓大門  
 外邊一片聲吶喊軍士蜂擁而入孔父嘉心慌却待轉步華督早已  
 登堂大叫害民賊在此何不動手嘉未及開言頭已落地華督自引  
 心腹直入內室搶了魏氏登車而去想到手了想其心魏氏在車中不知何等與頭  
 無計所施暗解束帶自繫其喉比及到華氏之門氣已絕矣貞節華  
 督歎息不已分付戴去郊外藁葬嚴戒同行道場掃其到也人從不許宣揚其事嗟  
 乎不得一夕之歡徒造萬劫之怨豈不悔哉眾軍士乘機將孔氏家  
 私擄掠罄盡孔父嘉止一子名木金父年尚幼其家臣抱之奔魯後  
 來以字為氏曰孔氏孔聖仲尼即其六世之孫也且說宋司馬公聞司

馬被殺手足無措又聞華督同往大怒即遣人召之欲正其罪華督  
 稱疾不赴謂曰公傳令駕車欲親臨孔父之喪華督聞之急召軍正  
 謂曰主公寵信司馬汝所知也汝曹擅殺司馬烏得無罪先君  
 穆公舍其子而立主公開口反說汝曹擅殺可笑以德為怨任用司馬伐鄭不休今司馬  
 受戮天理昭彰不若并行大事迎立先君之子轉禍為福豈不美哉  
 軍正曰太宰之言正合眾意此句要緊蓋不合眾意事體便做不成  
 於是號召軍士齊伏孔氏之門只等公一到鼓譟而  
 起侍衛驚散殤公遂死于亂軍之手華督聞報衰服而至舉哀者再  
 乃鳴鼓以聚羣臣胡亂將軍中一二人坐罪行誅以掩眾目倡言先  
 君之子馮見在鄭國人心不忘先君合當迎立其子百官唯唯而退  
 華督遂遣使往鄭報喪且迎公子馮一面將國國寶庫中重器行賂  
 各國告明立馮之故且說鄭莊公見了宋使接了國書已知來意便



整備法駕送公子馮歸宋為君是個人公子馮臨行泣拜於地曰馮

之殘喘皆君所留幸而返國得延先祀當世為陪臣不敢二心莊公

亦為嗚咽公子馮回宋華督奉之為君是為莊公華督仍為太宰分

賂各國無不受納何消說得別事便恐有納有不納者乎魯侯魯侯魯同會

於稷宋以定宋公之位使華督為相有了上件東西神鬼且使得動而况人乎史官有詩

嘆曰

春秋篡弒歎紛然 宋魯奇聞只隔年

列國若聞辭賄賂 亂臣賊子豈安眠

又有詩單說宋殤公背義忌馮今日見弒乃天也詩曰

穆公讓國乃公心 可恨殤公反忌馮

今日殤亡馮即位 九泉羞見父和兄

單表魯僖公自會穆回來中途接得警報今有北戎主遣元帥大良

小良帥戎兵一萬來犯魯界已破祝阿直攻歷下守臣不能抵當連

連告急乞主公速回僖公曰北戎屢次侵擾不過鼠竊狗偷而已今

番大舉入犯若使得利而去將來北鄙必無寧歲打得一頓開免得百頭來止是此意

乃分遣人於魯齊鄭三處借兵一面同公子元公孫戴仲等前去歷

城拒敵却說鄭莊公聞魯有戎患乃召世子忽謂曰齊與鄭同盟且

鄭每用兵魯必相從今來乞師宜速往救乃選車三百乘使世子忽

為大將高深淵副之祝肅為先鋒星夜望魯國進發聞魯僖公在歷

下邳來相見時魯齊二國之師尚未會到僖公感激為已親自出城

犒軍與世子忽商議退戎之策世子忽曰戎用徒師步易進亦易敗

我用車難敗亦難進然雖如此戎性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是可誘而取也况彼恃勝必然輕進若以偏師嘗敵詐為

敗走戎必來追吾預伏兵以待之凡待騎兵必須此法追兵遇伏必駭而奔奔

而逐之必獲全勝矣僖公曰此計甚妙魯兵伏于東以遏其前鄭兵  
伏于北以逐其後首尾攻擊萬無一失世子忽領命自去北路分作  
兩處理伏去了僖公召公子元授計汝可領兵伏于東門不等戎軍  
來追即忙殺出使公孫戴仲引一軍誘敵只要輸不要贏誘至東門  
伏兵之處便算有功分撥已定公孫戴仲開關搦戰戎師小良持刀  
躍馬領著戎兵三千出寨迎敵兩下交鋒約二十合戴仲氣力不加  
回車便走却不進北關繞城向東路而去繞城而去誘敵頭然  
戎人輕躁小良  
不捨儘力來追大良見戎兵得勝盡起大軍隨後此所謂勝  
不相讓也將近東  
門忽然炮聲大振金鼓喧天茨葦中都是兵如蜂攢蠅集小良急叫  
中計撥回馬頭便走反將大良後隊衝動此所謂擊  
而不整也立脚不牢一齊  
都奔此所謂敗  
不相救也公孫戴仲與公子元合兵追趕大良分付小良上前  
開路自己斷後且戰且走落後者俱被魯兵擒斬戎兵行至鵲山回

顧追軍漸遠喘息方定正欲埋鍋造飯山坳裏喊聲大舉一枝軍馬  
衝出口稱鄭國上將高渠彌在此大良小良慌忙上馬無心戀戰奪  
路奔逃高渠彌隨後掩殺約行數里之程前面喊聲又起却是世子  
忽引兵殺到後面公子元率領魯兵亦至殺得戎兵七零八落四散  
逃命小良被射一箭正中腦袋墜馬而死此射這一箭還發得不錯大良匹馬潰圍而出正  
遇著世子忽大良措手不及亦被世子忽斬之生擒甲首三百死者  
無算世子忽將大良小良首級并甲首都解到齊侯軍前獻功僖公  
大喜曰若非世子如此英雄戎兵安得便退今日社稷安靜皆世子  
之所賜也世子忽曰偶效微勞何煩過譽於是僖公遣使止住魯  
之兵免勞跋涉命大排筵席專待世子忽席間又說起小女願備箕  
帚世子忽再三謙讓席散之後僖公使夷仲年私謂高渠彌曰寡君  
慕世子英雄願締姻好前番遣使未蒙見允今日寡君親與世子言

之世子執意不從不知何意大夫能玉成其事請以白璧二雙黃金百鎰為獻高渠彌領命來見世子備道魯侯相慕之意若諸婚好異日得此大國相助亦是美事世子忽曰昔年無事之日蒙魯侯欲婚我我尚然不敢仰攀今奉命救魯幸而成功乃受室而歸外人必謂我挾功求娶何以自明高渠彌再三攬撥只是不允次日魯僖公又使夷仲年來議婚世子忽辭曰未稟父命私婚有罪即日辭回本國魯僖公怒曰吾有女如此却不道有女如此何患無夫却不道何患無夫再說鄭世子勿佻國將辭婚之事稟知莊公莊公曰吾兒能自立功業不患無良姻也祭足私謂高渠彌曰君多內寵公子突公子儀公子亶三人皆有覬覦之志世子若結婚大國猶可藉其助援魯不議婚猶當請之奈何自剪羽翼耶吾子從行何不諫之高渠彌曰吾亦言之奈不聽何祭足嘆息而去祭足之責未遂不是其責前日鄭忽之出由于祭足鄭忽之出由于祭足鄭忽之出由于祭足祭足有詩單論子忽辭婚之事詩曰

丈夫作事有剛柔 未必辭婚便失謀

試詠載驅并做笏 魯桓可是得長籌

高渠彌素與公子亶相厚聞祭足之語益相交結公子忽言于莊公曰渠彌與子亶私通往來甚密其心不可測也此非世子所宜言莊公以世子忽之言面責渠彌轉躁脫露不似名奸渠彌諱言無有轉背即與子亶言之子亶曰吾父欲用汝為正卿為世子所阻而止今又欲斷吾兩人之往來父在日猶然若父百年之後豈復能相容乎高渠彌曰世子優柔不斷四字看得是鄭忽短處在此不能害人公子勿憂也子亶與高渠彌自此與世子忽有隙後來高渠彌弒忽立亶蓋本于此再說祭足為世子忽畫策使之結婚于陳修好于齊陳齊二國方睦若與鄭成鼎足之勢亦足自固世子忽以為然祭足乃言于莊公遣使如陳求婚陳侯從之世子忽至陳親迎嬀氏以歸魯桓公亦遣使求婚于齊只因齊

侯將女文姜許婚魯侯又生出許多事來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聘射周王中肩

聖人制禮男女七歲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人常怪之以爲弟兄姊妹骨肉至親年始七歲甚爲幼小何至分別如此之甚也吾年數歲時塾師初授禮記使誦讀至此篇心竊訝之時吾有異母姊長吾八歲固常抱持我鋪餽我者也吾有一弟纔週歲尙不知弄其日與吾周旋立則聯行坐則并席食則共器者正少吾二歲之同母妹也吾性不好弄一切嬉戲之事從不措意見他家兒羣聚而嬉輒厭惡之稍近吾前吾輒走避凡自塾中歸除誦讀之外亦惟時與此妹周旋而已吾此妹性頗慧每當吾

讀書時吾妹或坐或立於側指問書字吾日間所聞于塾師之故實有淺近者不論其解與不解輒爲道之如此者數年如一日也因念如此者有何妨礙而禮禁之非聖人之性情迥與人異則此書非聖人之書也及稍長略知有男女居室之事始知所以尊別者職此之故因又竊念弟兄姊妹骨肉至親豈同于凡人殆亦聖人之過慮也及又長而知亦有賈倫之輩殆人而禽獸者也今觀齊世子諸兒之與文姜乃深歎聖人之制禮爲天下萬世防微杜漸計豈不至深且遠哉

諸侯之禮女嫁敵體之國下卿送之若嫁大國則上卿送之以致鄭重若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以致其敬從無父送其女之禮齊僖越禮而親送溺愛可知素日之不講于禮又可知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諸兒之無恥亂倫僖公之過也

桓王積怒于鄭討罪與兵固自怪他不得至于鄭之兵力強盛桓王諒非不知只是決不料到鄭人出兵拒敵耳拒敵已出意外况箭射王身耶真是異常變亂非特桓王不料即我今日亦不料也

鄭莊奸詐一生到此盡行敗露正如九尾狐百計迷人到刀劍臨身自不覺原形現出耳

桓王雖是才力不充然看人却頗有眼力看虢公持軍不敗退敵救王因祭足之來而宥罪合前之奔喪辭政節節處置得宜臨機應變有守有才的是上等人物以政界之實為得當

鄭莊挾怨行私伐宋伐許俱以奉天討罪為名故設蜚弧以壯聲勢乃久假不歸今日拒敵王師仍欲復設此施不知所奉者何天所討者何罪若非祭足之言不幾令臣民笑殺耶

諸侯抗命傷及王躬縱兵力不足以勝之亦當宣布大義貶罰示懲借虛名以動之猶可冀其悛改奈何恐彰敗信諱疾忌醫隱忍姑息既無其實并喪其名使諸侯無復知有王命之尊而周室遂以不競悲夫

話說齊僖公生有二女皆絕色也長女嫁于衛即衛宣姜另有表白在後單說次女文姜生得秋水如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真乃絕世佳人古今國色兼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號為文姜世子諸兒原是個酒色之徒與文姜雖為兄妹各自一母諸兒長于文姜只二歲自小在宮中同行同坐戲耍頑皮

藏許多不好在內

及文姜漸已長成出落得如花似玉諸兒已通情竇見文

姜如此才貌况且舉動輕薄

舉動輕薄便是淫相

每有調戲之意那文姜妖淫

成性又是个不顧禮義的人

大凡奸淫之事多半先是婦女生心文姜若是个正經女子肯顧禮義諸兒如

何便敢生心便生語言戲謔時及閭巷穢褻全不避忌諸兒生得長  
身偉幹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與文姜到是一對人品可惜產于  
一家分爲兄妹不得配合成雙如今聚于一處男女無別遂至並肩  
攜手無所不至只因礙着左右宮人單少得同食貼肉了也是爾侯  
夫婦溺愛子女不預爲防範以致兒女成禽獸之行後來諸兒身弑  
國危禍皆繇此自鄼世子忽大敗戎師習僖公在文姜面前誇獎他  
許多英雄今與議婚選婿女婿之事如何當着女兒面前說齊僖全然不知爲父之道也文姜不勝之  
喜及聞世子忽堅辭不允心中鬱悶染成一疾暮熱朝涼精神恍惚  
半坐半眠寢食俱廢有詩爲證

一八深閨不解羞

一椿情事鎖眉頭

鸞鳳不入情絲網

野鴛家雞總是愁

世子諸兒以候病爲名時時闖入閨中捱坐牀頭遍體撫摩只問疾

苦但耳目之際僅不及亂一日習僖公偶到文姜處看視見諸兒在

房責之曰汝雖則兄妹禮宜避嫌此時方說今後但遣宮人致候不

必自到諸兒唯唯而出自此相見遂稀未幾僖公爲諸兒娶女

皆俱有媵音孕從諸兒愛戀新婚兄妹踪跡益疎男女相悅純是爲淫耳因情而生者

今因愛戀新婚踪跡便疎了其心地可知文姜深閨寂寞懷念諸兒

病勢愈加却是胸中展轉難以出口正是啞子漫嘗黃柏味自家有

苦自家知有詩爲證

春草醉春烟

深閨人獨眠

積恨顏將老

相思心欲燃

幾回明月夜

飛夢到郎邊

却說魯桓公卽位之年年齒已長尙未聘有夫人大夫臧孫達進曰

古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今君內主尙虛異日主器何望非所以重

宗廟也公子翬曰臣聞魯侯有愛女文姜欲妻鄭世子忽而不果君  
益求之桓公諾曰即使公子翬求婚于魯魯僖公以文姜病中請緩

其期宮人却將魯侯請婚的喜信報知文姜文姜本是過時思想之  
症得此消息心下稍舒病覺漸減女子在家時急于要嫁者及魯魯

為宋督一事共會于稷魯侯當面又以姻事為請魯侯期以明歲至  
魯桓公三年又親至羸地齊地近泰安州與魯侯為會魯僖公感其懇勤許

之魯侯遂于羸地納幣視常禮加倍隆重僖公大喜約定秋九月白  
送文姜至魯成婚魯侯乃使公子翬至魯迎女魯世子諸兒聞文姜

將嫁他國從前狂心不覺復萌使宮人假送花朵于文姜附以詩曰  
桃有華 燦燦其霞 當戶不折

飄而為苴音樞水 吁嗟兮復吁嗟  
文姜得詩已解其情亦復以詩曰

桃有英 燁燁其靈 今茲不折

詎無來春 叮咛兮復叮咛女子無才便是德正謂此等處

諸兒讀其答詩知文姜有心于彼想慕轉切信不誑矣未幾魯使上

卿公子翬如魯迎取文姜魯僖公以愛女之故欲親自往送諸兒聞

之請于父曰聞妹子將適魯侯魯世好此誠美事但魯侯既不親

迎必須親人往送父親國事在身不便遠離孩兒不才願代一行辛

道迎親正恐勞吾入境吾不可以不往諸兒默然而退姜氏心中亦  
如有所失幾乎幾乎僥倖僥倖其時秋九月初旬吉期已迫文姜別

過六宮妃眷到東宮來別哥哥諸兒整酒相待四目相視各不

相捨只多了元妃在坐且其父僖公遣宮人守候不能交言暗暗嗟  
歎臨別之際諸兒挨至車前單道個妹子留心莫忘叮嚀之句文姜  
答言哥哥保重相見有日魯僖公命諸兒守國親送文姜至謹與魯  
侯相見魯侯敘甥舅之禮設席款待從人皆有厚賜僖公辭歸魯侯  
引文姜到國成親一來魯是個大國二來文姜如花絕色魯侯十分  
愛重三朝見廟大夫宗婦俱來朝見君夫人僖公復使其弟夷仲年  
聘魯問候姜氏自此魯魯親密不在話下無名子有詩單道文姜出  
嫁之事詩云

從來男女慎嫌微

兄妹如何不隔離

只爲臨歧言保重

致令他日玷中閨

話分兩頭再說魯桓王自聞鄭伯假命伐魯心中大怒行不于此時  
其無辭以逞乎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不用鄭伯鄭莊公聞知此信心怨

桓王

不知自反只是怨人  
奸人俱是如此可恨

一連五年不朝桓王曰鄭寤生無禮甚矣

若不討之人將效尤朕當親帥六軍往聲其罪虢公林父諫曰鄭有

累世卿士之勞今日奪其政柄是以不朝且宜下詔徵之不必自往

以褻天威虢公明知鄭莊未必肯平心桓王忿然作色曰寤生欺朕

非止一次朕與寤生誓不兩立乃召蔡邕陳三國一同興師伐鄭是

時魯侯鮑方薨其弟公子佗字伍父弒太子免問而自立謚鮑爲桓

公國人不服紛紛逃散魯使徵兵公子佗初即位不敢違王之命只

得糾集車徒遣大夫伯爰諸統領望鄭國進發蔡邕各遣兵從征桓

王使虢公林父將右軍以蔡邕之兵屬之使周公黑肩將左軍陳兵

屬之王自統大兵爲中軍左右策應鄭莊公聞王師將至乃集諸大

夫問計羣臣莫敢先應自是一件正卿祭足曰天子親自將兵責我

不朝名正言順不如遣使謝罪祭仲一生只有此番說了幾句正話轉禍爲福莊公怒



曰王奪我政權又加兵于我三世勤王之績付與東流此番若不挫其銳氣胡說宗社難保高渠彌曰陳與鄭素睦其助兵乃不得已也

蔡齊與我夙仇必然効力天子震怒自將其鋒不可當宜堅壁以待

之俟其意怠或戰或和可以如意大夫公子元進曰以臣戰君於理

不直宜速不宜遲也臣雖不才願獻一計莊公曰卿計如何子元曰

王師既分爲二亦當爲三軍以應之左右二師皆結方陣以左軍當

其右軍以右軍當其左軍主公自率中軍以當王莊公曰如此可必

勝乎子元曰陳佗弑君新立國人不順勉從徵調其心必離若命右

軍先犯陳師出其不意必然奔竄再令左軍逕奔罔闕罔闕聞陳敗

亦將潰矣行軍貴整軍心貴專正爲此等處耳然後合兵以攻王卒萬無不勝莊公曰

卿料敵如指掌子封公子不死矣正商議間疆吏報王師已至繻葛

地三營聯絡不斷莊公曰但須破其一營餘不足破也乃使大夫曼

伯引一軍爲右拒方陣使正卿祭足引一軍爲左拒自領上將高渠

彌原繁瑕叔盈祝肅等建螯弧大旗于中軍祭仲進曰螯弧所以勝

宋師也奉天討罪以伐諸侯則可以伐王則不可祭仲誤矣天子之

置伐諸侯其罪大矣奉上莊公曰寡人思不及此還是祭仲過慮不

天而討王罪有何不可即命以大旆易之仍使瑕叔盈執掌其螯弧音至實于武庫自後不用

高渠彌曰臣觀圖王頗知兵法今番交戰不比尋常請爲魚麗之陣

莊公曰魚麗陣如何高渠彌曰甲車二十五乘爲偏甲士五人爲伍

每車一偏在前別用甲士五五二十五人隨後塞其闕漏車傷一人

伍卽補之有進無退此陣法極堅極密難敗易勝莊公曰善三軍將

近繻葛札住營寨桓王聞鄭伯出師抵敵怒不可言便欲親自出戰

號公林父諫止之次日各排陣勢莊公傳令左右二軍不可輕動只

看軍中大旆展動一齊進兵且說桓王打點一番責鄭的說話在你

打點其如專待鄭君出頭打話當陣訴說以折其氣老賊不肯出來正是怕折氣耳

鄭君雖列陣只把住陣門絕無動靜桓王使人挑戰並無入應將至

午後莊公度王卒已怠教瑕叔盈把大旆磨動左右二拒一齊鳴鼓

鼓聲如雷各奮勇前進且說曼伯殺入左軍陳兵原無鬪志卽時

奔散反將周兵衝動周公黑肩阻遏不佳大敗而走再說祭足殺入

右軍只有密衛旗號衝突將去二國不能當抵各自覓路奔逃號公

林父仗劍立于車前約束軍人如有亂動者斬祭足不敢逼林父緩

緩而退不折一兵號公能兵不愧王寵再說桓王在中軍聞敵營鼓聲振天知

是出戰準備相持只見士卒紛紛耳語隊伍早亂原來望見潰兵知

左右二營有失連中軍也立脚不住却被鄭兵如牆而進祝聃在前

原繁在後受伯祭足亦領得勝之軍并力合攻殺得車傾馬斃將隕

兵亡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後且戰且走祝聃望見繡蓋之下料是

周王儘着眼力覷真一箭射去音發何也萬惡之賊該殺該剗正中周王左肩幸衷甲堅

厚傷不甚重祝聃催車前進正在危急却得號公林父前來救駕與

祝聃交鋒原繁曼伯一齊上前各騁英雄忽聞中軍鳴金甚急遂

各收軍桓王引兵退二十里下寨周公黑肩亦至訴稱國人不肯用

力以至於敗桓王赧然曰此朕用人不明之過也祝聃等回軍見

莊公曰臣已射王肩不聽林父耳周王膽落正待追趕生擒那厮何以鳴金莊公

曰本爲天子不明將德爲怨今日應敵萬非得已賴諸卿之力社稷

無隕足矣何敢求多依你說取回天子如何發落有何難處只消卽說推出斬之

射王亦不可也萬一傷重殞命寡人有弑君之名矣便不隕命抗君之罪其可逃乎

祭足曰主公之言是也今吾國兵威已立料周王必當畏懼宜遣使

問安稍致慇懃又做師娘又做鬼今日之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傳祭足衣鉢者徧地都是

莊公曰此行非仲足不可命備牛十二頭羊百隻粟藿之物共百餘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三十一

車連夜到周王營內祭仲叩首再三口稱死罪臣寤生不忍社稷之

隕勒兵自衛不料軍中不戒有犯王躬奸人將自己天大過惡只用輕描淡寫之法不消數語遮

蓋過去便若全然無事一寤生不勝戰兢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而赦之桓王

罪輟門敬問無恙不腆敝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而赦之桓王

默然自有慙色慙的是殺他不過看官莫錯疑了號公林父從旁代答曰寤生既知

其罪當從寬宥來使便可謝恩也是無可奈何只得權且發放祭足再拜稽首而出

遍歷各營俱問安否此時亦應開下越要做得周匝好到二十四分史官有詩歎云

謾誇神箭集王肩 不想君臣等地天

對壘公然全不讓 却將虛禮媚王前

又髯翁有詩譏桓王不當輕兵伐鄭自取其辱詩云

明珠彈雀古來譏 豈有天王自出車

傳檄四方兼貶節 鄭人寧不懼王威

桓王兵敗歸周不勝其忿便欲傳檄四方共聲鄭寤生無王之罪號

公林父諫曰王輕舉喪功若傳檄四方是自彰其敗也縱不傳檄難道四方便不

知了此語却是可笑諸侯自陳鄭蔡三國而外莫非鄭黨徵兵不至徒為鄭笑

却是且鄭已遣祭足勞軍謝罪可借此赦宥開鄭自新之路桓王默

然自此更不言鄭事却說蔡侯因遣兵從周伐鄭軍中探聽得陳國

篡亂人心不服公子佗于是引兵襲陳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春秋之世列國公子得國失國復國之際往往借重于婚姻廢立之際無論賢奸忠佞亦多以此為言蓋非特風尚人情之偏

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也陳佗之篡弑蔡人不因躍係蔡姬所出  
出力爲何鄭突得國不消說是得力于宋可知鄭忽兩次辭婚  
是失計處未可以安分辭大爲賢也前回鬻翁言文姜禍魯鄭  
忽之辭婚未爲不善是又不然蓋鄭莊祭足與我今日所論乃  
審時度勢論其大端若文姜之妖淫不端豈可先事而算卽鄭  
忽之辭婚亦謂齊大非耦非有見于文姜而知其不可也不然  
齊魯豈非耦國何以竟不免禍也哉况文姜之得以亂倫自是  
魯桓之罪不得崑罪文姜也正評在第十三回中

國有賢臣鄰國憚之國有奸臣鄰國喜之蓋臣之賢奸不特國  
之盛衰所由分亦鄰國之所借以逞志者也故楚欲勝隨便先  
驕少師因有一季梁在熊率比便策其無益及少師陣亡鬬伯  
比便說天意不欲亡隨許成而不復戰人君子用人之際顧可

不慎其權衡哉

楚人因隨臣之賢奸而定其興衰則楚之用人曩可想見此楚  
之所以崛起也

熊通僭號一事王朝旣力不能制寧可聽其自稱斷斷不可出  
自王命昔人謂進爲侯伯或可止其稱王此又不然楚之稱王  
稱公總于王朝無所損益楚人僭號自稱誰不知其罪者僅能  
欺詐蠻夷未能卽禍中國若假之以侯伯之位則彼必將假王  
命以凌諸侯是予之以尊大之柄矣楚人不特無功王室而且  
久缺朝貢昭王南征大罪未討今反加之上賞何以爲名且楚  
人貪狼無厭縱加以公侯未必便可饜足其心不饜其心仍不  
免于僭稱王號是終爲無益之舉而適以亂臣下之心喪王朝  
之命其何利乎吾固曰寧可使其自稱斷斷不可出自王命也

宋人之脅祭足祭足之被脅而竟廢忽而立突者不過明誓之故耳却不知盟誓以理為主非理之盟誓便做不得準故孔子說要盟也神不聽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為此等處特特下一指點祭足好人一生奸詐到該用變詐處反經經守信起來總之不明義理人欺詐處固不是不欺詐處又不是也故學者晰理要緊

話說陳桓公之庶子名躍係蔡姬所出蔡侯封人名也之甥也因陳

蔡之兵一同伐鄭陳國是大夫伯爰諸為將蔡國是蔡侯之弟蔡季

為將蔡季向伯爰諸私問陳事伯爰諸曰新君他雖然篡位奈人心

不服此四字便不又性好田獵每每徵服從禽于郊外不恤國政將

來國中必然有變若能收人心恤國政則逆取順守或亦可安今乃

生變了道理說得甚是氏戈亦天奪其理耳蔡季曰何不討其罪而戮之伯爰諸曰心非

不欲恨力不逮耳及周王兵敗三國之師各回本國蔡季將伯爰諸

所言奏聞蔡侯蔡侯曰太子免既死次當吾甥即位他乃篡弒之賊

豈容久竊富貴耶蔡季奏曰他好獵侯其出可襲而殺也蔡侯以為

然乃密遣蔡季率兵車百乘待于界口只等逆佗出獵便往襲之蔡

季遣謀打探回報陳君三日前出獵見屯界口蔡季曰吾計成矣乃

將車馬分爲十隊都扮作獵人模樣一路打圍前去正遇陳君隊中

射倒一鹿蔡季馳車奪之陳君怒輕身來擒蔡季季回軍便走陳君

招引車徒趕來只聽得金鑼一聲响唬十隊獵人一齊上前將陳君

拿住蔡季大叫道吾非別人乃蔡侯親弟蔡季是也因汝國逆佗弒

君奉吾兄之命來此討賊誅止一人餘俱不問衆人俱拜伏于地蔡

季一一撫慰言故君之子躍是我蔡侯外甥今扶立爲君何如衆人

齊聲答曰如此甚合公心可知從前某等情願前導蔡季將逆佗即

時梟首懸頭于車上長驅入陳在先跟隨陳君出獵的一班人眾為

之開路可知從前表明蔡人討賊立君之意于是市井不驚百姓歡

呼載道人心不順蔡季至陳命以逆佗之首祭于陳桓公之廟擁立

公子躍為君是為厲公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公子佗篡位纔一

年零六個月為此須臾富貴甘受萬載惡名豈不愚哉有詩為證

弑君指望千年貴 淫獵誰知一旦誅

若是兇人無顯戮 亂臣賊子定紛如

陳自公子躍即位與蔡甚睦數年無事這段話繳過不題且說南方

之國曰趙莘音姓子爵出自顓頊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之官能

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子陸終娶鬼方

國君之女得孕懷十一年開左脇生下三子又開右脇復生下三子

長曰樊已姪封于衛墟為下伯湯伐桀滅之次日參胡董姓封于韓

墟周時為胡國後滅於音三日彭祖彭姓封于韓墟音為商伯商

未始亡四曰會人妘姓封于鄭墟五曰安曹姓封于邾墟六曰季連

芊姓乃季連之苗裔有名鬻熊者博學有道音文王武王俱師之後

世以熊為氏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于荆

蠻昨以子男之田都于丹陽在荆州枝江縣五傳至熊渠甚得江漢

間民和僭號稱王熊渠便已稱王可知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侵伐

去王號不敢稱又八傳至于熊儀是為若敖又再傳至熊渠音是為

蚡音冒蚡冒卒其弟熊通弑蚡蚡之子而自立熊通強暴好戰有僭號

稱王之意見諸侯戴周朝聘不絕以此猶懷觀望及周桓王兵敗于

鄭可見縞葛一職關係甚大寤生百死不足蔽辜熊通益無忌憚僭

謀遂決令尹闞伯比進曰只看此處便知難不傳檄他何嘗不知耶去王號已久今欲復稱恐駭觀聽必先

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能通曰其道如何伯比對曰漢東之國惟隨

今德安府隨州為大君姑以兵臨隨而遣使求成焉隨服則漢淮諸國無不

順矣熊通從之乃親率大軍屯于瑕音地遣大夫遠章求成于隨隨

有一賢臣名曰季梁又有一諛臣名曰少師隨侯喜諛而疎賢此四

今通病不獨一隨侯也所以少師有寵及隨使至隨隨侯召二臣問之季梁奏

曰此為萬全之策隨強隨弱今來求成其心不可測也姑外為應承而內修備禦方

保無虞少師曰臣請奉成約往探隨軍隨侯乃使少師至瑕與隨結

盟隨伯比聞少師將至奏于熊通曰臣聞少師乃淺近之徒以諛得

寵今奉使來此探吾虛實宜藏其壯銳以老弱示之彼將輕我其氣

必驕驕必怠然後我可以得志大夫熊率比曰季梁在彼何益于事

可知國有賢臣最是要緊伯比曰非為今日吾以圖其後也熊通從其計少師入

隨營左右瞻視見戈甲朽敝人或老或弱不堪戰鬪遂有矜高之色

謂熊通曰吾兩國各守疆宇不識土國之求成何意熊通謬應曰敝

邑連年荒歉百姓疲羸誠恐小國合當為梗故欲與上國約為兄弟

為唇齒之援耳少師對曰漢東小國皆敝邑號令所及君不必慮也

熊通遂與少師結盟少師行後熊通傳令班師少師還見隨侯述

軍羸弱之狀幸而得盟即刻班師其懼我甚矣願假臣偏師追襲之

縱不能悉俘以歸亦可掠取其半楚人只要掠取頭一半非所惜也使

正服視隨隨侯以為然方欲起師季梁聞之趨入諫曰不可不可

自若敖蚡冒以來世修其政馮音凌江漢積有歲年熊通弑姪而自

立兇暴更甚無故請成包藏禍心今以老弱示我益誘我耳可謂知

老成練事之言若追之必墮其計隨侯卜之不吉遂不追隨師熊通聞季梁

諫止追兵復召鬬伯比問計伯比獻策曰請合諸侯于沈鹿音地若隨

人來會服從必矣如其不至則以叛盟伐之熊通遂遣使徧告漢東

諸國以孟夏之朔于沈鹿取齊至期曰庸漢鄧音羅音郟音申音江

諸國以孟夏之朔于沈鹿取齊至期曰庸漢鄧羅郟申江

諸國以孟夏之朔于沈鹿取齊至期曰庸漢鄧羅郟申江

諸國以孟夏之朔于沈鹿取齊至期曰庸漢鄧羅郟申江

諸國以孟夏之朔于沈鹿取齊至期曰庸漢鄧羅郟申江

諸國畢集惟留隨二國不至楚子使蓬章責黃圍子遣使告罪又使

屈瑕責隨黃子到也之札侯不服熊通乃率師伐隨軍于漢淮二水之間隨侯集

羣臣問拒隨之策季梁進曰隨初合諸侯以兵臨我其鋒方銳未可

輕敵不如卑辭以請成隨苟聽我復修舊好足矣其或不聽曲在于

楚楚欺我之辭卑士有怠心我見楚之拒請士有怒氣我怒彼怠庶

可一戰以圖僥倖乎用兵欲以弱勝強惟在此法少師從旁攘臂言曰爾何怯之

甚也楚人遠來乃自送死耳正不知是那個送死我要請教若不速戰恐楚人復如

前番遁逃豈不可惜前番逃遁太急不曾掠取尊頭真是可惜隨侯惑其言乃以少師為

戎右以季梁為御親自出師御楚布陣于青林山山在隨州東南之下季梁

升車以望楚師謂隨侯曰楚兵分左右二軍楚俗以左為上其君必

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請專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喪氣矣避

攻取用兵要着挫銳乘盛善用弱師少師曰避楚君而不攻寧不貽笑于楚人乎好好

人出去到回來時頸子上不見

了一個頭兒不知可貽笑否隨侯從其言先攻楚左軍楚開陣以

納隨師隨侯殺入陣中楚四面伏兵皆起人人勇猛個個精強少師

與楚將鬪丹交鋒不十合被鬪丹斬于車下季梁保着隨侯死戰楚

兵不退隨侯棄了戎車微服渾于小軍之中季梁殺條血路方脫重

圍點視車卒十分不存三四不能悉俘掠取一半少師之言神驗若此只可惜是應在他國耳隨侯

謂季梁曰孤不聽汝言以至於此問少師何在當答曰恐怕又被楚人逃遁偏師追襲去

了有軍人見其被殺奏知隨侯隨侯歎息不已季梁曰此悞國之人

君何惜焉為今之計作速請成為上隨侯曰孤今以國聽子季梁乃

入楚軍求成熊通大怒曰汝主叛盟拒會以兵相抗今兵敗求成非

誠心也季梁面不改色從容進曰日者奸臣少師恃寵貪功強寡君

於行陣實非出寡君之意今少師已死寡君自知其罪遣下臣稽首

于麾下君若赦宥當倡率漢東君長朝夕在庭永為南服惟君裁之



鬪伯鬻曰天意不欲亡隨故去其諛佞謂少隨未可滅也去其諛佞

人君之偏言諛佞者想必以亡國為樂耳不若許成使倡率漢東君長頌楚功績于隨因

假位號以鎮服蠻夷于隨無不利焉熊通曰善乃使遺章私謂季梁

北等處必使曰寡君奄有江漢欲假位號以鎮服蠻夷若微惠上國率羣蠻以請

于隨室幸而得請寡君之榮實惟上國之賜寡君戢兵以待命季梁

歸言于隨侯隨侯不敢不從乃自以漢東諸侯之意頌楚功績請王

室以王號假楚要請甚麼當日此事不特無理亦糊塗可笑之極彈

壓蠻夷桓王不許熊通聞之怒曰吾先人熊鬻有輔導二王謂文之

勞僅封微國遠在荆山今地闢民眾蠻夷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

無賞也蠻夷臣服于你你又不曾率領他鄭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討

是無罰也無賞無罰何以為王這句話却說得是但不且王號我先

君熊渠之所自稱也孤亦光復舊號安用周為遂即中軍自立為楚

武王與隨人結盟而去漢東諸國各遣使稱賀桓王雖怒隨無如之

何自此周室愈弱而隨益無厭熊通卒傳子熊賢遷都于郢縣東北

三里有舊郢城役屬羣蠻駸駸乎有侵犯中國之勢後來若非召陵之師城

濮之戰則其勢不可遏矣話分兩頭再說鄭莊公自深王師深嘉公

子元之功大城櫟邑使之居守比于附庸諸大夫各有封賞惟祝賜

之功不錄祝賜自言于莊公公曰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畢竟怕

還是祝賜忿恨疽發于背而死死法妙安知不莊公私給其家命厚

葬之周桓王十九年夏莊公有疾召祭足至牀頭謂曰寡人有子十

一人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亶子儀皆有貴微子突才智福祿似又

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終之相也是你一生作孽

于突何如祭足曰鄧曼元妃也世子忽之母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

屢建大功國人信從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莊公曰突志非安于下

位者若立豈是出外家便而事且勿惟有出生事之根老好此時已氣盡矣突于外家耳

足曰知子莫如父惟君命之莊公歎曰鄭國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

突出居于宋五月莊公薨世子忽即位是為昭公使諸大夫分聘各

國祭足聘宋因使察子突之變却說公子突之母乃宋雍氏之女名

曰雍姑雍氏宗族多仕于宋莊公甚寵任之公子突被出在宋思

念其母雍姑與雍氏商議歸鄭之策雍氏告于宋公宋公許為之計

適祭足行聘至宋宋公喜曰子突之歸只在祭足身上也乃使南宮

長萬宋大伏甲士于朝以待祭足祭足入朝致聘行禮畢甲士趨出將

足拘執祭足大呼外臣何罪宋公曰姑至軍府言之是日祭足被囚

於軍府甲士周圍把守水洩不通祭足疑懼坐不安席至晚太宰華

督攜酒親至軍府與祭足壓驚祭足曰寡君使足修好上國未有開

罪不知何以觸怒將寡君之禮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職乎華督曰

皆非也公子突之出于雍誰不知之今子突竄伏在宋寡君憫焉且

子忽柔懦不堪為君柔懦雖不甚好却自與暴虐不同何至吾子若

能行廢立之事寡君願與吾子世修姻好惟吾子圖之祭足曰寡君

之立先君所命也以臣廢君諸侯將討吾罪矣華督曰雍姑有寵于

鄭先君母寵子貴不知此言出于何典吾欲問之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國幾有

惟力是視誰加罪焉因附祭足之耳曰吾寡君之立亦有廢而後也

教人做沒天理事已自不可却又將自己做過沒天子必行之寡君

當任其無咎祭足皺眉不答華督又曰子必不從寡君將命南宮大

萬為將發車六百乘納公子突于鄭出軍之日斬吾子以徇于軍

見子止于今日矣祭足大懼只得應諾華督復要之立誓祭足曰所

不立公子突者明神殛之史官有詩譏祭足云  
丈夫寵辱不能驚 國相如何受脅陵

若是忠臣拚一死 宋人未必敢相輕

華督連夜還報公說祭仲已聽命了次日公使人召公子突至

于密室謂曰寡人與雍氏有言許歸吾子今國告立新君有密書

及寡人曰必殺之願割三城為謝寡人不忍故私告子今之居間人

靈使得重見先人之宗廟惟君所命豈惟三城公曰寡人囚祭仲

於軍府正惟公子之故此大事非仲不成寡人將盟之乃并召祭足

使與子突相見亦召雍氏將廢忽立突之事說明三人歃血定盟

公自為司盟主誓太宰華督蒞事治盟公使子突立下誓約三城

之外定要白璧百雙黃金萬鎰每歲輸穀三萬鍾以為酬謝之禮

出亡在鄭鄭莊相待頗厚又因之受兵用兵今幸而得返乘釁生災

既欲以廢立亂其國又因而欺詐迫脅以取利焉忘惠禍鄰無道之

甚宋馮固是大喪良心鄭莊祭足書名為證公子突急于得國無不

當日用情可謂全無眼力

應承公又要公子突將國政盡委祭足突亦允之又聞祭足有女

使許配雍氏之子雍糾就教帶雍糾歸國成親仕以大夫之職祭足

亦不敢不從公子突與雍糾皆微服詐為商賈駕車跟隨祭足以九

月朔日至鄭藏于祭足之家祭足偽稱有疾不能趨朝諸大夫俱至

祭府問安祭足伏死士百人于壁衣之中請大夫至內室相見諸侯

大夫見祭足面色充盈衣冠齊整大驚曰相君無恙何不入朝祭足

曰是非身病乃國病也先君寵愛子突囑諸公今將遣南宮長

萬為將率車六百乘輔突伐鄭國未寧何以當之諸大夫面面相

覷不敢置對祭足曰今日欲解兵惟有廢立可免耳公子突見在

諸君從否願一言而決高渠彌因世子忽諫止上卿之位素與子忍

有隙挺身撫劍而言曰相君此言社稷之福吾等願見新君

人聞高渠彌之言疑與祭足有約又窺見壁衣有人各懷悚懼齊聲

唯唯祭足乃呼公子突至納之上坐祭足與高渠彌先下拜諸大夫  
沒奈何只得同拜伏於地所以後日不穩祭足預先寫就連名表章

使人上之言宋人以重兵納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啓啓中

言主君之立實非先君之意乃臣足主之何不當時竟依先君便了

是借口可今宋囚臣而納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無益於君已口許

之今兵將及郊羣臣畏宋之強協謀往迎幸公不若從權暫時避位

谷臣乘間再圖迎復未寫一誓云違此言者有如日鄭昭公

按了表文及密啓自知孤立無助丈夫志在自立今竟何如可與媽

妃泣別出奔衛國去了九月己亥日祭仲奉公子突即位是為厲公

公羊氏論此傳以為祭足能權吾謂在宋被脅恐身死而無益于君

權應之以脫禍可也祭足要盟而竟行廢立之事正是不能通權達

變了公羊之言大小政事皆決于祭足以女妻雍糾謂之雍姬言于

厲公官雍糾以大夫之職雍氏原是厲公外家厲公在宋時與雍氏

親密往來所以厲公寵信雍糾亞于祭足自厲公即位國人俱已安

服惟公子亶公子儀二人心懷不平又恐厲公加害是月公子亶奔

蔡公子儀奔陳宋公聞子突定位遣人致書來賀因此一番使命挑

起兩國干戈且聽下回分解

通

